



同题作文

本期话题:洛阳话儿趣事

我的新语言

我生在东北,长在东北。多年以前,我对河南话的认识,仅限于豫剧的唱腔。后来,我嫁给了一个土生土长的洛阳小伙子,虽然,老公对我说的是普通话,可是,他的很多亲朋都讲地道的洛阳话儿,我不得不开始了解我的这门新语言。

因为不了解洛阳方言,我为此没少闹笑话。当我听到谁和谁“私跟着”去做什么,我的心里就会画问号:这两个人怎么私奔了?当我听到某某“夜几个”做什么了,我就会有疑问:这个人怎么“大半夜的”瞎忙活啊?

第一次听到“喷”这个字眼,我忍不住笑了,觉得它既简练又形象地表达了“闲聊”的含义。好多次,和老公家的亲朋聚在一起“喷”的时候,我经常因搞不明白某句洛阳方言的意思,只能讪讪地“嗯”“啊”,以示我在专心地听,结果往往答非所问。这时候,老公就得当我的义务翻译。

我讲的第一句洛阳话儿,就是喊婆婆“妈”。那是在我的婚礼上,司仪让我用洛阳话儿改口叫“妈”,他教了我好几遍,可我怎么听都是“门儿”。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舌头,低声喊“妈”,可我发出的声音还是类似老牛的“哞——”,全场爆笑啊!

一转眼,我定居洛阳已有10年。经过10年的耳濡目染,现在的我虽然还能讲一口地道的洛阳话儿,但“听力”已经没什么障碍,偶尔在谈话中还会不自觉地冒出一两句洛阳方言。

当我回到东北老家,和亲朋们聚在一起“喷”的时候,不小心冒出两句洛阳方言,呵呵,这下子轮到他们云里雾里啦!

(涧西区 高淑芳)

•五味人生

故乡的风俗,在冬至这天,男人们要吃100个饺子,一年的事情才会顺顺利利,一家人才会平平安安。

100个饺子,谁能一下子吃完啊!为此,男人们提起冬至都咧着嘴。邻村的春民曾经因为吃这顿饺子上了医院。他吃到80个的时候,感觉肚子里翻了翻,直往外涌。

他媳妇秋菊说:“加油,还有20个就吃完了!”春民又吃了两个,想吐,但他还是忍住了,咬着牙又吃了5个,然后捂着肚子跑到外面吐了。

吐过之后,他的肚子还是胀得生疼,而且越来越厉害,竟在床上打起滚来。秋菊赶紧拉着架子车,把他送到了镇医院,洗了一回肠,春民才好转过来。

冬至,那100个饺子啊

从此以后,他就戒了饺子。这件事被当成笑谈在村里流传了好多年,至今还能听老一辈人说起呢!

但故乡大部分男人还要恪守风俗,将吃100个饺子的任务进行到底。为此,村里的媳妇们对饺子进行了一系列改造,以期自己的丈夫能够在毫无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吃完100个饺子。不过,我敢说,她们谁也没有我母亲的做法好。

母亲拌的饺子馅儿闻起来香喷喷的,擀的饺子皮儿又圆又小,包出来的饺子很精致。母亲包饺子的时候,绝对不让我和父亲插手,她嫌我们包的不好看,糟蹋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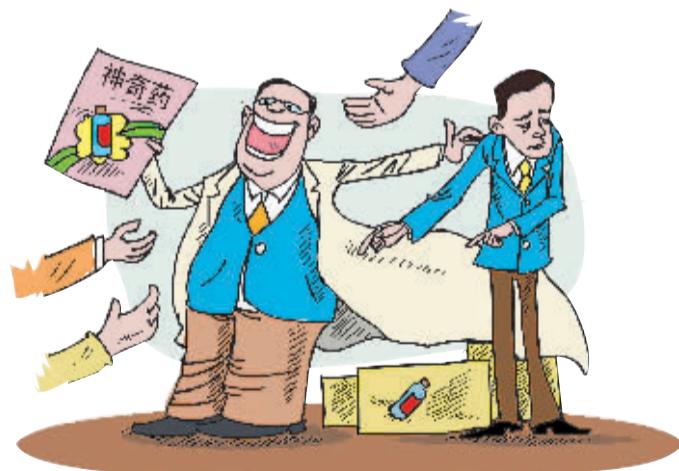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我才明白,她这样做一是不想让我们受累,二是要显示对父亲的爱。吃罢晚饭,母亲才开始包,一直要忙活到深夜。

父亲总是轻松地就吃完100个饺子,有时候还会多吃几个,还一个劲儿地夸母亲的手艺好。这时候,母亲便低着头,含笑不语。我呢,只顾大口大口地吃,偶尔抬头望一眼母亲,她容光焕发。在那一刻,我窥见了勤劳的母亲很女人的一面。

虽然,父亲和母亲是包办婚姻,但他们的爱并不比我们这一代的自由恋爱来得浅薄,反而更深沉、更真挚。只是,他们的爱属于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那种,丝丝入心,荡气回肠,不用心体会是察觉不到的。

(洛龙区 黑王辉)

•啼笑皆非



又有几个人到我们村的广场上推销一种“神奇”的液体。他们事先挨家挨户进行了宣传,说是明天一早到现场的人能领赠品,所赠药品是用高科技手段从某种神奇的药材中提炼出来的,能治很多种流行病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有很多人冒着严寒来到现场,等着领赠品。

在骗与被骗之间

子的手段高明吧,其实也很容易识破。是药总该看看有没有药准字吧,中药能上来那么快吗?一种药能治这么多种病吗?既然是好药,药店肯定会有,用得着这样推销吗?这种方式卖的药吃出问题去找谁呢?

这些人之所以容易上当,是因为爱占小便宜的心理和轻信、从众的习惯在作怪,当然,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素质问题。村里很多人的文化素质很低,他们对孩子的学习认识也只是考高分和找工作,从没想到学习文化与生活的质量和技能有关。他们自己不爱学习,还喜欢嘲笑读书人迂腐,是书呆子。

其实,报纸、电视上经常介绍防骗常识,但他们对此不感兴趣,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儿女情长和刀光剑影。

在这个飞速发展、鱼龙混杂的时代,我们迫切需要学习,与时俱进,以增强自己辨别真假的能力。

乡亲们啊,教训当记取,多学一点文化知识吧!(孟津县 薛晓朋)

第三天早上,又来了很多人,问那些用过这药的人效果如何,大多数人都说好,原来疼的地方不疼了。于是,有更多的人买这种“神奇”的液体。他们后来才发现,这是用激素和止痛药配成的假药。

这已不是人们第一次上当了,痛定思痛的反思也进行了好多次。说骗

本版绘图 仁伟 吴芳